

70  
YEARS

NEW CHINA  
EXCELLENT LITERARY  
WORKS LIBRARY

1949-2019

新 中 国 70 年  
优 秀 文 学 作 品 文 库

中 篇 小 说 卷  
NOVELLAS

梁 鸿 鹰 / 主 编

第 二 卷  
N o . 2

2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NEW CHINA  
EXCELLENT LITERARY  
WORKS LIBRARY

1949-2019

新 中 国 7 0 年  
优 秀 文 学 作 品 文 库

中 篇 小 说 卷  
N O V E L L A S

梁 鸿 鹰 / 主 编

2

第 二 卷  
1983-1984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# 本卷目录

(1983—1984)

今夜有暴风雪 梁晓声 / 549

美食家 陆文夫 / 659

迷人的海 邓 刚 / 720

绿化树 张贤亮 / 745

鸡窝洼人家 贾平凹 / 864

棋王 阿 城 / 949

## 今夜有暴风雪

梁晓声

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九年，春节后，东北松嫩平原，仍然寒凝大地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。

一辆从黑河开往嫩江的长途汽车驶入孙吴县境内不久，突然刹住了。一头羊站在公路正中，拦住了汽车。司机不停地按喇叭，它，一动也不动，像具石雕。司机只得跳下车去赶它，走近才发现，它用三条腿站立着！这显然是一只被狼伤害过的羊！它失去了整条后腿，胯上血肉模糊。司机不禁骇然地倒退一步。羊，却突然僵硬地倒下了。它已经死了。一位乘客也跳下了车，走到司机身旁，踢了死羊一脚，肯定地说：“是兵团的羊。”

司机愕然地看着他。

乘客抬起手，朝远处一指：“都走光了，放羊的小伙子连羊群都没顾上移交。”

司机朝乘客指的方向望去，雪原上，几排泥草房的低矮的轮廓，不见炊烟，不见人影，死寂异常，仿佛一处游迁部落的遗址——那里曾经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个连队。几天前还是。

乘客瞧着那只死羊：“奇怪，狼怎么没把它整个吃掉呢？”看了司机一眼，又说：“不捡白不捡，够吃几顿的。羊皮也小不了。我帮你搬到车上？”

“别，别……”司机皱起了眉，他觉得不是好预兆，用手势叫乘客把死羊拖到公路边去……

这辆长途汽车又开动了。



它开出不到一个小时，第二次被拦住。

手提包和行李捆连接一起，在公路上“筑”了两道“路障”。十几个人站在公路边，从衣着一眼就可以看出，是兵团的知识青年，有男有女。

司机只得将车缓缓停下。

知识青年们，有的搬开了“路障”，有的围住了汽车。

司机打开驾驶室车门，用商量的口气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人不少，东西又多，先别急着上车，车上已经没有空地方了，等我动员一下乘客，给你们腾出点地方……”

一个男知识青年感激地说：“那你可真是个好入！”

司机呼地关上驾驶室车门，见“路障”已搬开，却呼地将车开过去了。

乘客中有人扭转身，朝后车窗看了一眼，说：“何必呢，大家互相挤一点，就可以让他们都上来了！”

“让他们上来，一路准没好事！”司机嘟哝一句，加快了车速。

司机忽然从车镜里看到有人骑马从后面追赶，顿时神色惊慌，骑马的人转眼赶上来，却并没有拦车，超车奔驰而去。

司机暗暗吁了口气。

汽车顺公路刚拐过一个山脚，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和司机同时发现，三台拖拉机并列在公路上！四个人站在拖拉机前，三个抱着肩膀，一个牵着马，都眈眈地从车前窗瞪着司机。

这里附近也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。

“糟了！”司机叫苦一声，刹住车，双手从驾驶盘垂下，无可奈何而又忐忑不安地朝驾驶座上一靠。

一辆马车这时也从后面赶了上来，车上是刚才被甩下的十几个男女知识青年和他们的行李捆、手提包。

牵马的人走到车头前，拉开驾驶室车门，对司机怒吼一声：“下来！”他是那十几个知识青年中的一个。

司机脸色苍白，十分惧怕，不敢下去。

有一个知识青年走过来，推开了那个牵马的，对司机说：“别害怕，他吓唬你。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。请你打开车门让我们上车吧！车上有我们，再碰到拦车的知识青年，我们会保你平安无事，顺利通过！”

羊剪绒的帽子底下，露出两条短辫。一双俊秀的大眼睛恳求地望着司机。是个姑娘。

车门打开了……

汽车又路过了一个被遗弃在雪原上的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。

又路过了一个……

当这辆长途汽车开到嫩江火车站，天黑了。十几个知识青年拎上手提包和行李捆，跳下汽车，奔进了车站。

那个姑娘临走时还对司机说了声：“谢谢！”

车站内，站台上，候车室里，几百名知识青年在等待着列车。他们随身所带的手提包、行李捆，像小山，这里那里堆在站台上。焦急、茫然、惆怅、沉思、冷漠、凄凉、庆幸、肃穆、严峻……各种各样的神色和表情，呈现在一张张男女知识青年疲惫的脸上。他们有的人从连队到这里，需要四五天。和伙伴们失散了的，大声呼喊着的，奔来跑去。丢掉了什么东西的，在别人的手提包或行李堆中翻找着，惹起一片片斥责，争吵。

托运处更加混乱。吹毛求疵的手续，认真过分的查看。咒骂，哀求，抗议，威胁……

角落里，在破碎了镜子的立柜旁，一个知识青年和一个身份不明的旅客正做着一笔买卖：

“三十元……”

“三十元？！我从连队辛辛苦苦折腾到这儿，要不是无法托运，我才舍不得……”

“三十五！再多一元也不加！”

“好，好，三十五就三十五！”

卖了立柜的知识青年，接过钱就走。刚走了几步，又转回来，还给对方钱，大声说：“不卖了！”抬腿一脚，大头鞋将立柜踢了个窟窿。接着又是一脚，又一个窟窿……

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知识青年跑过来，阻拦着，用上海口音嚷叫着：“你疯了！好端端立柜，泄啥气味！”

“哇！……”孩子哭了……

列车进站了。

几百名知识青年像狩猎一只庞大的野兽般，包围了每一节车厢的车门，窗口。

手提包，行李捆，纷纷从打开的窗口塞进车厢。

等不及从车门挤上车的，就从窗口爬。



“孩子别从窗口……”

已经塞进去了。

车厢里传出孩子的哭声……

另一个窗口，一场难舍难分的离别！

姑娘在站台上，小伙子在车厢内。小伙子从窗口探出身，姑娘拽住他的胳膊，哭着，喊着：“我不放你走！我不放你走！我不放你……”

小伙子泪流满面！

几个知识青年同情地望着他们。

有人摇着头，轻轻地说：“北大荒姑娘……”

车站上的广播喇叭响了：“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本次列车，晚点四小时……下面广播天气预报，嫩江地区，零下二十四度。黑河地区，气温继续下降，受西伯利亚寒流影响，今夜有暴风雪……”

……

这是北大荒四十余万知识青年大返城期间的一个夜晚，在东北最北边陲，在驼峰山上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师三团工程连战士裴晓芸，今夜第一次在边境哨位上站岗。

“六号坐标”矗立在积雪皑皑的驼峰山顶。它被寒冬包裹了一层霜的外壳，远远望去，通体反射着镀银般的冷冽的光。

月，凝冻在夜空，似一面冰块磨成的圆镜，刚用雪擦过，连蟾宫的虚影也擦去了。夜空澄净。澄净得异常，令人感觉到潜伏着某种不祥，仿佛大自然正暗暗汇集威慑无比的破坏力量。偶尔，纱绢一样的薄云从夜空疾掠过，云影在苍茫的雪原上匆忙地追随着。稀寥的星怯视着大地。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出畏惧，屏息敛气。没有风。伸出雪面的蒿草的枯叶，树木细弱的秃枝，都是静止的。荒原紧张地沉寂着。驼峰山两峰之间的山沟里，狼嗥声不绝，引起近处村子里阵阵狗吠。狗吠声过后，愈加沉寂。这种凛峻的沉寂，是北大荒暴风雪前虚伪的征兆。

裴晓芸肩枪站在哨位上。她摘下棉手套，借着月光看手表——差七分九点。今天是她的生日。九点是她的诞生时刻。二十七年前，这一天，这一时刻，她从母腹中降生。刚生下来不会哭，护士倒提着她的身子，在她屁股上打两巴掌，她才哇地哭响。在她对这个世界发出第一声啼哭的同时，母亲猝然离开了人间，没来得及看她一眼，也许听到了她那一声哭啼……

是父亲告诉她的。在她的第五个生日。那天，父亲从幼儿园接她回家，她

一路哭着闹着向父亲要一个妈妈。幼儿园的孩子们都有妈妈，为什么单只她没有妈妈呢？那是她幼小心灵首次意识到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，首次感到生活对她不公正，首次向生活提出抗议，用跟父亲哭闹的方式。她不愿比别的孩子缺少什么。她要一个妈妈，正如向父亲要一个布娃娃。回到家里，她哭闹得乏了，噘着小嘴生闷气。不吃饭，不睡觉，不理睬父亲。父亲是大学哲学系讲师，在社会科学方面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忠实宣传者。但在解释自身生活时，又是个带有宿命论色彩的人。

“别哭，”父亲对她说，“从小失去妈妈的孩子，生活中不只你一个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忽然想要一个妈妈呢？”

“小朋友都说，妈妈比爸爸好。”

父亲呆呆地注视着她，许久无言。

“爸爸，我要一个妈妈，就要！”

父亲默默地从床下拖出皮箱，打开来，找到旧相集，把她抱在膝上，一页一页翻给她看。

所有照片，都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的照片。

父亲合上相集后，说：“她就是妈妈。”

妈妈？妈妈多年轻！妈妈多美丽！每张照片上的妈妈，都面露着温柔的婉雅的微笑。那种微笑告诉别人，也告诉自己的女儿——我曾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幸福地生活过。

“妈妈在哪呀？为什么从来不回家？”

“妈妈在另一个世界。”

“我要到那里去。我要去找妈妈！”

父亲苦笑了。

“孩子，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是要到那个世界去的。但我们现在不能去找妈妈。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没做完的事，而你呢，还没有开始做什么……”

她不明白父亲的话。

“妈妈……死了……”

死——她明白。

她哭了。

“记住，妈妈是为生下你而死的。”父亲轻轻抚摸着她的头，向她讲述了在她出生那一天妈妈所经受的痛苦。

“妈妈是歌唱家，你想听妈妈唱的歌儿吗？”



泪珠从她的小脸蛋上滚落下来，落在花兜兜上，落在父亲手上。

宝贝，你爸爸参加游击队，  
正在过着那动荡的生活……

唱片缓缓旋转，播放出妈妈唱的动听的歌声。

她觉得唱片就是父亲说的“另一个世界”。妈妈就生活在那里。在那里天天都唱歌。

妈妈的歌声冲淡了死这个严峻的字在她那颗幼小心灵中造成的阴霾。

父亲收起唱片时说：“孩子，挑选一张妈妈的照片吧，由你自己珍藏。”

她凭孩子的意识得出判断，那些照片，不，妈妈，对于她也许还不如对于父亲那么重要。她从中挑选了一张最小的二寸照片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她那童年的心理和情感世界，比一般孩子更早地趋于成熟，趋于丰富了。

以后，她经常在小朋友们面前声明：“我也有妈妈。”

“你妈妈在哪儿上班呀？”

“你妈妈怎么从来没到幼儿园接过你呀？”

“你是个撒谎的孩子！撒谎就不是好孩子！”

“骗人！狼来啰！狼来啰！……”

被羞辱所包围时，她就从兜里取出妈妈的照片，大声说：“喏，你们看，我妈妈！”

大声地说出这句话，她获得一种朦胧的安慰，一种空泛的满足。

渐渐长大，她才愈来愈体会到，母亲对一个人，尤其对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期，何等重要！人，首先是从母亲身上来洞察生活，认识生活的。也首先是从母爱之中体验到自己的存在价值的。父亲往往教会孩子用理智的眼睛去看世界，母亲则往往教会孩子用情感的眼睛去看世界。从小失去母爱的孩子，生活在其短浅的视野中难以展现全貌。仅仅这一点，就意味着不幸。

上体操课，她从平衡木上摔下来，左腿骨折，在家中躺了一个多月。父亲给她洗脸，洗手，洗脚，梳头。甚至给她剪手指甲和脚指甲。有天，父亲给她朗读《海涅诗选》，她突然说：“爸爸，给我擦擦身子吧！”父亲怔怔地瞧了她一会儿，没有回答，没有任何表示，合上了诗集。晚上，她的三个女同学来到家里。父亲预先烧好了一大盆热水，备好了毛巾和香皂，找出了她需要换的内衣，而后对三个女同学说：“麻烦你们了。”便转身走出她的房间。门，被一个女同学

轻轻从里面插上了。她们开始七手八脚地给她脱衣服，脱得一丝不挂……

同学走后，她无声地哭了。她虽然感谢她们，虽然觉得身体清洁爽适了，但内心却受到一种不能明言的挫伤，萌生了一种复杂的委屈……

父亲走进房间，她用被子蒙上了头。

父亲默默地在她床边站立许久才离去。她听到了父亲离去之前轻微的叹息，不知是为他自己，还是为她……

那一年，她十三岁。

从此，夜晚九点这一时候，对她来说就变成神圣的时刻了。每到这一时刻，她就凝视着大挂钟。久久地凝视着。她那少女的心灵便超越了时间和空间，与另一个世界中的不曾见过面的母亲的心灵贴近了，融合了，合而为一……

少女的心灵具有特殊功能，愈是感到缺少什么，愈容易靠想象来弥补。想象总是比生活本身更完美更迷人。对母爱的殷殷向往和饥渴，使她对仅有的父爱更加感到不满足。

而不久之后，父亲也被从这个世界上夺走了，那是在十年动乱的第一年……

她成了一个情感方面的赤贫者。对于情感需求极其细腻，内心世界稚嫩而丰富的少女，这种赤贫状态是足以风化灵魂的。幸而，她熬过来了。

灵魂熬过来了。

灵魂孕育着对生活的一点点的希望，便不会像肝脏一样硬化……

此刻，裴晓芸又看一眼手表——九点。

这大概是她第一百次独自膜拜这一神圣时刻了。她摘下手套，一只手伸进内衣兜，摸出一个小小的塑料夹，里面夹着母亲那张二寸照片。端详着母亲的照片，二十七岁的上海姑娘情不自禁跪下了，月光将她肩枪的身影，清晰地映在雪地上。

她心中有许许多多话要对母亲说，在这个夜晚，在这一时刻。

她想说：“亲爱的妈妈，今夜我是这么高兴！我被批准为战备分队的战士了！今夜我第一次站岗……”

她想说：“亲爱的妈妈，我肩上这支枪，得来可真不易啊！别人一早就发给了枪。而我，在不久前才获得这样的信任……”

她想问：“妈妈，我，是同别人一样离开北大荒，还是留下呢？离开，这里有我感情上难割舍的东西。留下，我会感到孤独，感到被遗弃……”

她想问：“妈妈，即使我回到上海，谁又是我的亲人呢？上海有我可以得到



关怀可以完全信赖的人吗？……”

她想问……

忽然，觉得有什么东西触碰她——一只狗。一只体大如豹的狗。浑身黑毛，在月光下闪着黑缎般的光。粗颈，方头，大耳，阔嘴，样子十分凶猛。

她没受惊吓。这只狗对她有特殊的感情。它叫“黑豹”，名字是工程连的知青们起的。它的母亲一共生下六只小狗崽，连它在内。老母狗一天跟着砍柴的马上山，被猎人设下的野猪套套住，活活喂了狼。六只小狗崽因断奶饿死五只，“黑豹”被男知青排排长曹铁强抱回宿舍，像哺喂婴儿般，养活了下来。它是男女知青们的宠物。它长大以后，看仓库，守麦场，报答知青们的恩泽。有人带它到哨位来站过一次岗，它便又增加了一项义务，每到深夜，自觉跑来，和站岗的人做伴，直至天明。

“黑豹”认出裴晓芸，两只前爪扑在她身上，伸着脖子要舔她脸，讨她的喜爱。她拍拍“黑豹”的头，又捧着它的阔嘴巴往自己冻红了的脸颊上贴一下，推开它，缓缓站起来。因刚才跪在雪地上，即使在“黑豹”面前她也难为情了。她心中顿时萌发了哨兵的神圣责任感和战士的英武气概。

“黑豹”耍着活泼劲纠缠她。

“‘黑豹’，不许跟我胡闹！”她严厉地呵斥它，挺直身，肩正枪，目光巡视着冰封的黑龙江江面。“黑豹”听话地卧在她脚边，昂头专注地望着天空中的一颗星。

一会儿，她感到寒冷了。她后悔没穿棉大衣。棉大衣太肥，平时就不爱穿。何况今夜她第一次站岗，臃肿肿的，有失一个哨兵的英姿！可是毕竟感到寒冷了。又看一次表，过两个小时，就会有人来接岗。坚持得了。她双手都摘下手套，放在嘴边哈了一阵，又搓了一阵，解开一个衣扣，交叉地伸进棉衣里，紧紧地夹在腋下取暖。脚也冻得有些疼了。她轻轻跺踏着。“黑豹”披着毛皮大氅，似乎并不寒冷，卧在雪窝里一动也不动，不再望星星，侧头瞧着她，眼睛流露出对她的嘲意。

“坏东西！”她骂它一句，转身向山下望去。团部机关一片漆黑，一幢幢砖房和机关食堂的高大烟囱，轮廓分明。只有团部会议室的四扇窗子，透射出灯光。

她不禁想到了他。他下午四点就到团部去开紧急会议，显然到现在这个会还没散。不知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重要会议？为什么开到这样晚？

他，或许在发言吧？

或许，发过言了，正从窗口朝外望，想望到她？

傻瓜！他根本望不到她！

她微笑了……

## 二

全团各连连长、指导员聚集在团部会议室。室内烟雾缭绕，空气污浊得令人窒息。几个烟灰缸插满烟蒂，像小盆景中的假山石。不少人继续吞云吐雾。

会议从下午四点开到六点，吃过晚饭，接着开到现在。每个人都意识到，这是一次严峻的会。

团长马崇汉，比任何一个人也更加清楚这次会议的严峻性。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，短短几周内，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。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，已经十走八九。四十余万知识青年返城大军，有如钱塘江潮，势不可当。一半师、团、连队，陷于混乱状态。唯独三团，由于地处最北边陲，交通不便，消息阻隔，返城飓风的势头还没有真正席卷到这儿。三团的知识青年们，近几天才刚刚开始从亲友、同学和家书中获得返城信息。各种迹象表明，他们也在暗中骚动起来了。

兵团总部下发了一个紧急文件：为缩短从兵团体制恢复到农场体制的过渡时期，为尽快稳定各师团的混乱局面，组建起各师各团连队新的领导机构，重新形成生产秩序，确保春播，知识青年的返城手续，必须在三天以内办理完毕。逾期冻结。

急件被马崇汉扣押，不向连队传达。

三天，三个二十四小时，只要拖延过三个二十四小时，全团八百余名知识青年，就可能被永久地钉在各连队的花名册上了！他曾同政委孙国泰就这一点交换过看法，却遭到老农场干部孙国泰的坚决反对。

“我们没有权力扣压兵团总部的急件。没有权力。”政委严肃地回答他。

“当然，我一个人是没有权力这样做的，因此才同你商量嘛。你，和我，如果我们两个人的意见统一了，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代表党委的嘛。”马崇汉温良恭俭让地说。

凭着与对方多年共事的经验，孙国泰知道，对方越是在他面前表现得温良恭俭让，越证明根本没把他的意见当成一回事。虽然他是政委。孙国泰也明白，马崇汉所以要在决定八百余名知识青年命运的这一严峻大事上“征求”自己的



意见，无非是企图要自己表明一种态度，表明一种“赞同”的态度。有了他这种态度，哪怕是一种含糊的态度，不，哪怕是缄口不言，那么，这件严峻的事情，这一首先从马崇汉头脑中产生出来的个人意志，便可以被对方也被别人认为是“党委的决定了”。

“党委也没有权力做出这样的决定。”老政委态度鲜明。

“政委同志！”马崇汉语气强硬起来，“别忘了，你是一位团级领导，是一位思想工作者，在当前这种局面下，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一部分青年力量，是你我的共同责任！”

老政委被激怒了！政委同志？他曾被对方当作同志看待过么？思想工作者？多么尊重的称谓！可是在这方面，对方曾允许他充分发挥过作用么？说什么为兵团保留一部分青年力量，说什么共同责任，真是冠冕堂皇！好听的话都叫你马崇汉挑着说了！难道你心里就一点都不感觉对这些知识青年们有愧么？

他压下怒气，说：“团长同志，你不觉得为生产建设兵团思考得晚了些么？许多知识青年是怎样来到北大荒的，你应该比我心里更清楚！”

“你！……”马崇汉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兵团组建的第二年，马崇汉作为兵团代表，乘飞机来往于各大城市之间，作了一场又一场的精彩演说式的动员报告：正规部队的性质，不但发军装，还发特别设计的领章帽徽，居住砖瓦化，生活军事化，生产机械化……如此这般天花乱坠，欺骗了多少知识青年啊！

马崇汉立了一功，但他也被多少知识青年诅咒啊！……

此刻，老政委孙国泰盯着团长马崇汉那张刮得发青的五官分散的脸，不禁又想到了十年前就是在这个会议室里为他召开的“欢迎会”上的情形。那次“欢迎会”也是由团长马崇汉主持的。马崇汉向全团机关工作人员介绍他时，十分钟大摆他的老资格和革命经历，三十分钟大批他在农场时期犯下的种种“路线罪行”。

他当时猛然站起来，声音洪亮地说：“马团长对我的介绍，等于为我树了一个碑，立了一个传，盖棺定论。千秋功罪，自有历史评说。据我所知，我们共产党没有为活人树碑立传的惯例，马团长这番话，就算是我的悼词吧！既然我还没有死，追悼会现在结束吧！”

从那一天开始，他就意识到，团长马崇汉是要故意在他们之间造成一种领导地位上的悬殊差异的。但十年之中，在每一个无论大小的原则问题上，他从没有向对方妥协过。虽然他是从一批被罢官撤职了的老农场干部中幸运地获得

“解放”的，时时有从领导地位上再次被打翻下去的可能。

从开会到现在，他还一句话没说，坐在角落里，一支接一支地吸烟。

马团长今天格外沉得住气。参加会议的人们沉默着，他这个主持会议的人也沉默着。他扫视着人们的脸，想从每个人的表情上，探测他们的内心活动。

公务员小张又一次走了进来，交给他一条“牡丹”烟。他将包烟纸扯开，东甩一盒，西抛一盒，将一条烟顷刻分光，自己仅留下一盒。他抽出一支烟，在桌面上笃笃顿了半天，却没有点燃，而拿起了暖水瓶，往茶杯里倒水。只倒出半杯水。

“小张！”

小张应声而至。

他用下巴朝暖水瓶示意，小张领会地默默拎起几只空暖水瓶去打水。

坐在马团长对面的，是工程连指导员郑亚茹，她看了马团长一眼，说：“我表个态吧！”

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。

团长马崇汉轻轻咳嗽了一声。

“我认为……目前……对于我是一个考验关头。我……赞同团长……不，赞同团党委……”大家都听得出来，这几句话，她说得并不轻松。

团长嘴角浮现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微笑，向她投去极为满意的一瞥。

她刚抬起头，一接触到团长的目光，立刻又将头低了下去，掏出手绢擦汗。她是出汗了。细密的汗珠沁聚在她那清秀的眉宇间和端正的鼻梁上。

老政委孙国泰站了起来，用纠正的口气缓慢地说：“不，不是团党委的决定。团党委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决定。”

马团长怔了一下，随即大声说：“不错，党委是没有来得及做决定。”他用一种特别加以强调的语调说出“没来得及”四个字，之后也站了起来，肩膀一耸，将披在肩上的大衣抖落在椅背上，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今天在座的，除了我和孙政委，还有几位也是党委委员，其他同志，都是各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，我看，这次会就算是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也未尝不可嘛！”说到这，他将脸转向郑亚茹，换了一种亲切的安抚的口吻说：“你刚才的发言很好嘛，态度很明确嘛，你就算代表工程连党支部第一个表态了！”

“郑指导员只能代表她自己，不能代表我们工程连党支部。”在最后一排座位上，有人说话了。大家的脸一齐转向这个人。说话的是工程连连长曹铁强。

郑亚茹尴尬而不知所措地瞧着他。



马崇汉从桌上拿起刚才想吸而没吸的那支烟，已经划着根火柴，听罢曹铁强的话，脸色沉了下来。燃烧的火柴在手中晃了晃，熄灭了，被狠狠地插在烟灰缸里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反对的啰？如果是这个意思，也算一种表态嘛！”他说这话时，并不看曹铁强。说完，紧接着喊：“小张，倒烟缸！”

小张立刻悄无声息地走进会议室，从桌上拿起烟灰缸。

“叫你打开水，你怎么没打来？”马崇汉又一次拿起水杯。

“开水房锁着门。”小张讷讷地回答。

“再去打一趟！”马崇汉口气中流露出愠怒。

曹铁强瞅了团长一眼，又瞅了小张一眼，待小张走出去，才说：“是的，我反对。”

郑亚茹的脸红得像要渗出血来。

马崇汉的目光如伤人利器，咄咄地射向工程连连长。对于这个东北小子，他心中耿耿于怀地记着一笔账。此时此刻，这笔账的账簿子又翻开了……

全兵团大搞“公物还家”运动那一年，马崇汉亲自带着工作组，坐镇工程连抓试点。他是个很善于总结各种运动经验的人。在这一点上，能力要比政委孙国泰高一筹。几天内，他就总结出了一套“三字经”——一看、二查、三搜。就是：各家各户的天棚地窖要看看，所有知识青年的箱子要查查，凡属公家的东西，一针一线，都要搜回来。“三字经”通过电话线，由马团长亲口传达到全团三十几个连队，指示照办推广之。“运动”得全团鸡犬不宁。

一天，马崇汉来到男知青宿舍，发现大火炕炕头一床褥子底下，垫着三块杨木板。他亲自动手将木板抽了出来。木板着炕的一面已经烤黄。

“是谁垫在褥子底下的？”中午召开了全连大会，马崇汉指着三块搬到会场的木板，严厉追究。

“团长，是我……”小瓦匠单书文怯怯地站了起来。

“你为什么要把公家的木板垫在褥子底下？”团长瞅定他的脸，字字拖长地问。军大衣很有派头地披在团长高大魁梧的身上，风度如革命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“二〇三”首长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怕烤着了褥子……”小瓦匠脑袋耷拉在胸前，不敢正眼看团长。

“抬起头！”

小瓦匠的头沉重地抬了起来，眼睛却盯着自己的衣扣。

“你自己的褥子烤着了，你心痛。公家的木板烤着了，你就不心痛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——损、公、利、己！”团长的大手掌啪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。

小瓦匠浑身一颤。

“岂有此理！限你明天早饭以前，把检查交到工作组来，不得少于五千字！”

团长声色俱厉。

……

晚上，小瓦匠从炕洞里往外扒炭火，一锹锹端到宿舍外，倒在雪地上。

“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有人抗议了，“我褥子底下还冰凉呢！”

“将就点吧！”从不跟任何人发生口角的小瓦匠，憋了一肚子的气，都通过这四个字发泄出来。

抗议者二话不说，从炕上蹦下来，往炕洞里塞满了木柴。

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小瓦匠由于背着个甩不掉的包袱，甘做人下人，是知青中的弱者，对别人一向逆来顺受，不敢也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。他不敢再从炕洞里往外扒火，默默地卷起自己的褥子，无法睡觉，便将一只小肥皂箱搬到地上，坐着个木墩写检查。

写了撕，撕了写，写写撕撕，撕撕写写，一本信纸转眼扯去了大半本。五千字！自己把自己往高得不能再高的纲上线上联系，搜肠刮肚，抓耳挠腮，却无法写满一页纸！

当年的男知青排排长曹铁强从外面查岗回来，见状问：“你怎么还不睡？”

“你叫我怎么个睡法？”小瓦匠可怜巴巴地反问一句。

曹铁强摸了一下炕面，不再说什么，转身又走出去了。

一会儿，他从外面扛进了那三块杨木板。

“垫上吧！”

“我……不敢……”

“叫你垫上你就垫上，明早再扛回原处去，没人知道。”

“万一……”

“我顶着！”

马团长是一位最讲“认真”二字的共产党员。当男宿舍响起一片鼾声时，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来了。

他是为那三块杨木板而来。

拉亮电灯，见三块杨木板又被垫在了小瓦匠的褥子底下，马团长愤慨极了。



他不唯最讲“认真”二字，而且最讲“服从”二字。军队使他养成了坚决服从首长一切命令的习惯，他要将这一点作为优良传统灌输到知识青年们的脑袋里去。他最不能容忍对首长的命令阳奉阴违。在他本人即首长，阳奉阴违者又是他的战士的情况下，更不能容忍。

他猛地掀掉小瓦匠的被子，拽着小瓦匠的胳膊，将小瓦匠扯到了地上。

小瓦匠穿着衬衣衬裤，光脚站在地上，揉开蒙眬的睡眼，半睁半闭的，也没看清对方是谁，啪地甩手给了对方一记耳光：“开你妈的什么玩笑！”

马团长被这一耳光打愣，呆呆地站在小瓦匠对面。

小瓦匠跳上炕，钻进被窝，又蒙头睡去。

马团长一声未吭，转身就走。

这一幕，被排长曹铁强躺在被窝里看得分明。马团长一出门，他立刻爬起来，跨过几个人的身子，推醒了小瓦匠。

“你知道你刚才打了谁一记耳光？”

“打谁谁挨着！”

“你打了团长！”

“别……逗了……”

“你看，地上是谁的大衣？”

小瓦匠爬起，探身朝地上一瞧，心中不由暗暗叫苦。地上果然有件军大衣，不是团长的是谁的！

“快起来，把木板撤下！”

曹铁强帮他的忙，二人慌乱地从褥子底下抽木板。其他人被惊醒，一个个翻身趴在被窝里，莫名其妙地瞧着他俩。

“深更半夜，你们搞什么名堂！”不知哪一个，从地上拎起一只大头鞋，朝他俩扔过去。大头鞋打在小瓦匠后脑勺上，小瓦匠“哎哟”一声，双手倒捂着后脑勺，仰躺在炕上。

“谁打的？谁？！”曹铁强厉声喝问。

几颗脑袋畏惧地缩进了被窝。

这时，外面进来三个人，都是团警卫排的。是跟马团长一块儿来到工程连的。为首的，是警卫排排长刘迈克。他们，虽不属于工作组成员，但在工程连战士们面前，却显示出一种优越感。这种优越感似乎在时时表明，他们，即使算不得“高级知青”，起码也是“特别知青”。因为他们是“拿枪杆子”的。因为他们经常跟随各级团首长的。因为他们是半享受职业军人待遇的。